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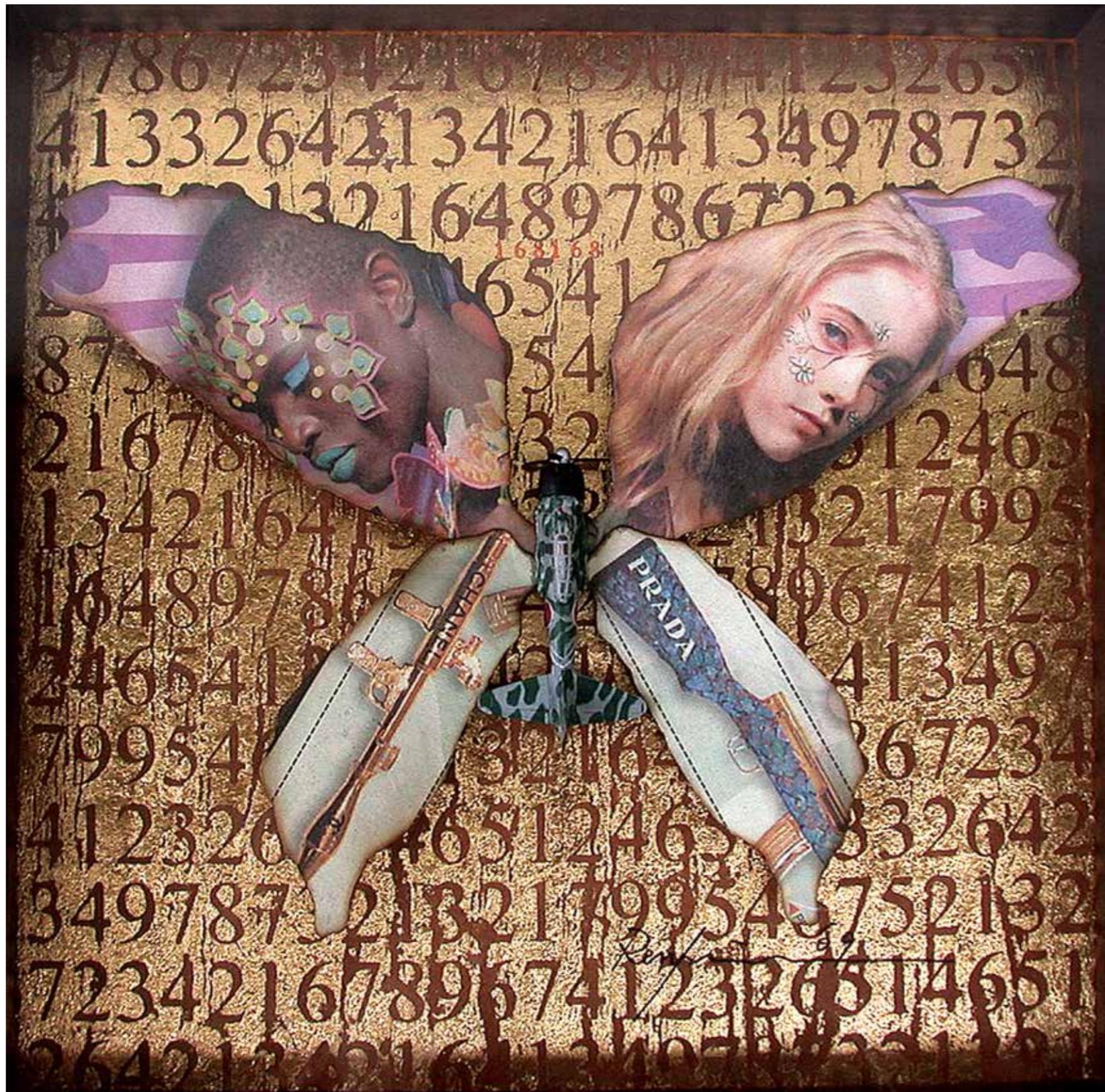
文／余青勳（高雄市立美術館助理研究員）  
圖／林仁信

## 訪林仁信談他的收集與創作

# 分享的藝術



藝術家林仁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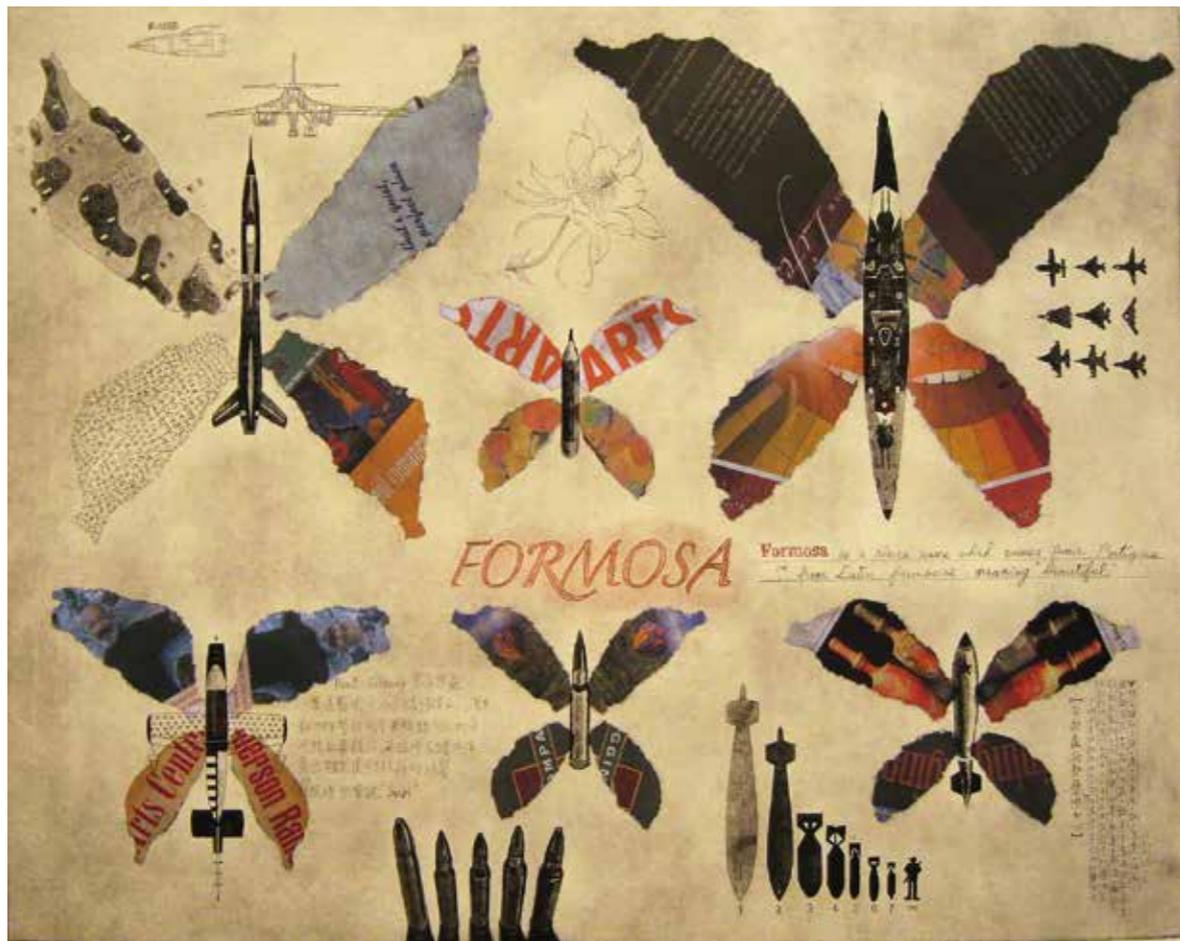
〈黃金蝶〉 2008 版印複媒

盛夏炎炎的八月天，依約來到林仁信位於台北市大同區的「岩筆模MB more」工作室，大門口漆著湖水藍的老窗框，頓時讓人感受到一股清新沁涼。訪談林仁信--許多人口中的阿信老師，是個很奇妙的機緣。在雜誌企畫「藝術家的靈感收藏」專題時，我們四處打聽平日喜好收藏、並且將收藏之物運用在創作的藝術家<sup>1</sup>。輾轉得知阿信老師經常利用出國、駐村等種種機會，收集（阿信老師堅稱他的行為算不上收藏）各種有趣的圖像、廣告紙、文宣，或是物件如戰鬥機、各國錢幣等。因為不少朋友、學生知道他樂於收集，也經常主動提供了來自各地的收集物。這些豐富的資料，如何藉由藝術家獨具的慧眼，發掘、製作成為下一件藝術品呢？

### 「蝴蝶系列」開啓創作與收集的序曲

自小生長在宜蘭的林仁信，和我們許多人的生活經驗雷同，喜歡收集小東西。開始從事創作後，他更喜歡收集一些具有生活記憶的懷舊物，例如「岩筆模MB more」中的老窗，就是從被迫拆遷的老屋中拆了下來。不過，他的大部分收集不是因為「物以稀為貴」，或是某種「貼近回憶」的浪漫情懷使然，而是為了將收集物運用在版畫創作中，「蝴蝶系列」應當可以算是最重要的開端。

2006年林仁信自國立台北藝術大學造形研究所版畫組畢業後，獲選行政院文建會（今文化部）視覺與表演藝術創作人才出國駐村及交流計畫，遠赴美國安德森農場藝術中心（Anderson Ranch Art Center）研習。駐村結束後，他便發表一系列以蝴蝶為意象的作品。這些乍看之下繽紛亮麗的蝴蝶「標本」，以台灣地理輪廓的造形為蝴蝶的翅膀，以1/144縮小比例的飛機機身、飛彈、子彈、船艦為蝴蝶身體，象徵台灣所處的國際情勢；台灣早期有蝴蝶王國之稱，西班牙人稱台灣為美麗的寶島--福爾摩莎（FORMOSA）<sup>2</sup>，輸出蝴蝶標本是台灣早期國際貿易賺取外匯的手段，猶如將美好的事物販賣出去，讓人有種不捨又無奈的感受。翅膀上的花紋是將當地的報紙撕成台灣形狀，運用裱貼技法完成，而線條及文字部份皆是以凹版蝕刻方式表達。凹版蝕刻是西方早期印刷術印製圖鑑等最常見的方式，其製造出來的肌理效果，「深及紙心」正符合藝術家想要傳達的感受。安德森牧場藝術中心所在社區的在地新聞、安德森牧場藝術中心創辦人Paul Solder的人像，以及a perfect



《蝴蝶王國》 2007 凹版蝕刻、細點腐蝕 45x60cm

place、PEACE等字樣，躍然紙上。這或許是身處異地的藝術家，面對兩岸緊張的政治情勢，對於生長環境--台灣，一種懷鄉與感悟吧！

我很好奇的問藝術家：「為何是蝴蝶，而不是其他昆蟲或動物？」林仁信有如哲學家般的回答我：「這些看起來像蝴蝶標本的，其實是蝴蝶，但也不是蝴蝶。它可以是蛾，可以是任何其他的昆蟲……」再進一步解釋，林仁信認為重要的不是「它」是什麼，更重要的是他想透過作品傳達的創作概念 --「看非所看」，正如我們身處的當代媒體社會，經常要面對「看非所看、聽非所聽」的現實。林仁信運用他擅長的版印技法，將這些表面光鮮亮麗、複雜的、混亂的、交疊的圖片與文字，化成一張張蝴蝶的翅膀，承載著不同的訊息。沒有

人知道訊息的真確性，正如這些作品向觀者傳達著訊息，或是一個隱藏的提問，讓人們從自身生活經驗中尋找解答，而不是由創作者提供所謂的標準答案。

### 符號世界：擷取與再現

訪談過程中，藝術家不斷談到他對當今社會的觀察。他認為，我們所處在一個資訊快速流動的時代。當我們打開智慧型手機，就會自願或非自願的接受各種資訊，媒體由相對傳統的電視報紙變成網際網路，更進一步成為貼身窺看各種私人訊息的社群網站，媒體成為人的延伸，代替我們的雙耳聽到，代替我們的雙眼去看，代替我們的雙腳到達。我們每日收到數以百計的資訊，僅僅是真實事件的



《東方明珠Shanghai》 2008 凹版蝕刻、細點腐蝕、裱貼 90x70cm

一個切片，大量的資訊讓我們誤以為真的完整了解一個事件，事實上，我們可能只看見整體事件中的某個面向，轉述訊息的媒體可能帶著特定的目的影響我們的思考，企圖導引群眾的思想。

林仁信的創作就像是將擷取各種訊息的切片加以組合再現般，將資訊傳達給觀者的同時，也對

人、訊息、環境此一媒體生態鍊提出反思，讓人無法忽視隱藏其中的辯證態度。以「蝴蝶系列」中的蝴蝶來說，那看起來像是蝴蝶的物件其實也不是蝴蝶，飛機模型也不是真的飛機，這些物件成為一種符號，就連我們認知中是「台灣」的那個翅膀零件，嚴格說來也不過是各時期地圖上代表台灣的一

個符號而已。當這些個別的符號和現成物組合成蝴蝶，進一步成為了能夠飛翔的一個象徵物，綴上了創作者挑選中的明顯或隱晦的訊息，帶著哲學性的辯證翩然來到。

同樣的創作邏輯也出現在2008年的全國版畫展大會獎得獎作品〔囈語 Dreaming Talk〕。這件印有

台灣印記大抱枕的裝置作品，實在很難讓人立即聯想到版畫創作。談到當代版畫創作，林仁信雙眼發亮、充滿熱情的解釋，當代版畫創作可以運用各種技法融會貫通，與一般人印象中，版畫就是平面印刷的表現方式，已經大異其趣。有趣的是，這件作品裡出現林仁信各種工具的「收集」，例如：剪刀、棉花棒、扳手、電燈泡、刷子等，以及訊息的收集與再現。藝術家用報紙紙漿壓模翻製「大抱枕」，表面印上或製造如浮水印般的注音符號，結合紙漿立體造型構成；紙漿中殘留報紙的碎片，暗喻目前台灣媒體、社會、教育等，猶如囈語般地迷濛不清之狀態。枕頭上用立體發泡方式，讓台灣特有的ㄅㄆㄇ注音符號略為浮凸於表面，製造出讓人面對熟識的拼音符號，卻拼不出其發音的模糊感和挫敗感。這不正是我們今日文化、政治處境的寫照嗎？

#### 分享與交流：「岩筆模MBmore」版畫交流平台

最近幾年，林仁信發展出以眼睛為主題的創作，例如〔印。象 Eye〕就是2015年在台北市萬華區剝皮寮老街完成的作品。他在台北市至今碩果僅存的清代街道上尋找歷史的痕跡，將之拓印下來，轉化成可見的圖像；〔孔方兄01〕則是將收集來的各國錢幣拓印在宣紙上，然後再像是數位影像上的畫像元素（pixel）般組合於畫面中，遠觀近似大頭照圖像，近看才發現這個半身像其實是由數十個錢幣拓印而成的圓點所組成的，猶如網點般的圓點（拓印的錢幣）組成了人像的最重要輪廓。

錢幣系列的創作與藝術經營「岩筆模MBmore」版畫交流平台，以及318太陽花學運等大環境的變化有關。林仁信和妻子蘇鈺婷所經營的「岩筆模MBmore」是台灣首創版畫藝術的綜合平台。「岩筆」一詞來自台語「鉛筆」的諧音，在繪畫中鉛筆是畫草圖的必備工具，而在版畫創作中，也是最後簽名的工具，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從最早在台北當代藝術館旁的中山捷運地下街開始，林仁信始終秉持「版畫藝術是分享的藝術」之信念，希望將日益式微的版畫，透過「岩筆模MBmore」讓更多藝術家有發揮的舞台，也提供版畫的教學與推廣活動經營觀眾群，讓更多人認識與喜愛版畫創作。然而，經營一個這樣的平台，熱情理念固然重



〔蔓延至彼方--亞洲〕 2015 版印複媒 尺寸依場地佈置

要，如何取得收益也是必然要兼顧的。

2014年發生的太陽花學運，讓林仁信對於眾人如何看待價值一事，以及個人利益與公眾利益如何取得平衡一事，有機會做更深入的觀察與思考。面對布街的商家因為擔心影響陸客上門，不願在門口張貼「支持學生」的布條，林仁信便在自家「岩筆模MBmore」的門口掛出「你為什麼而活」的標語。目的不在於對別人指點批判，更多的是提醒大家對自身生活的反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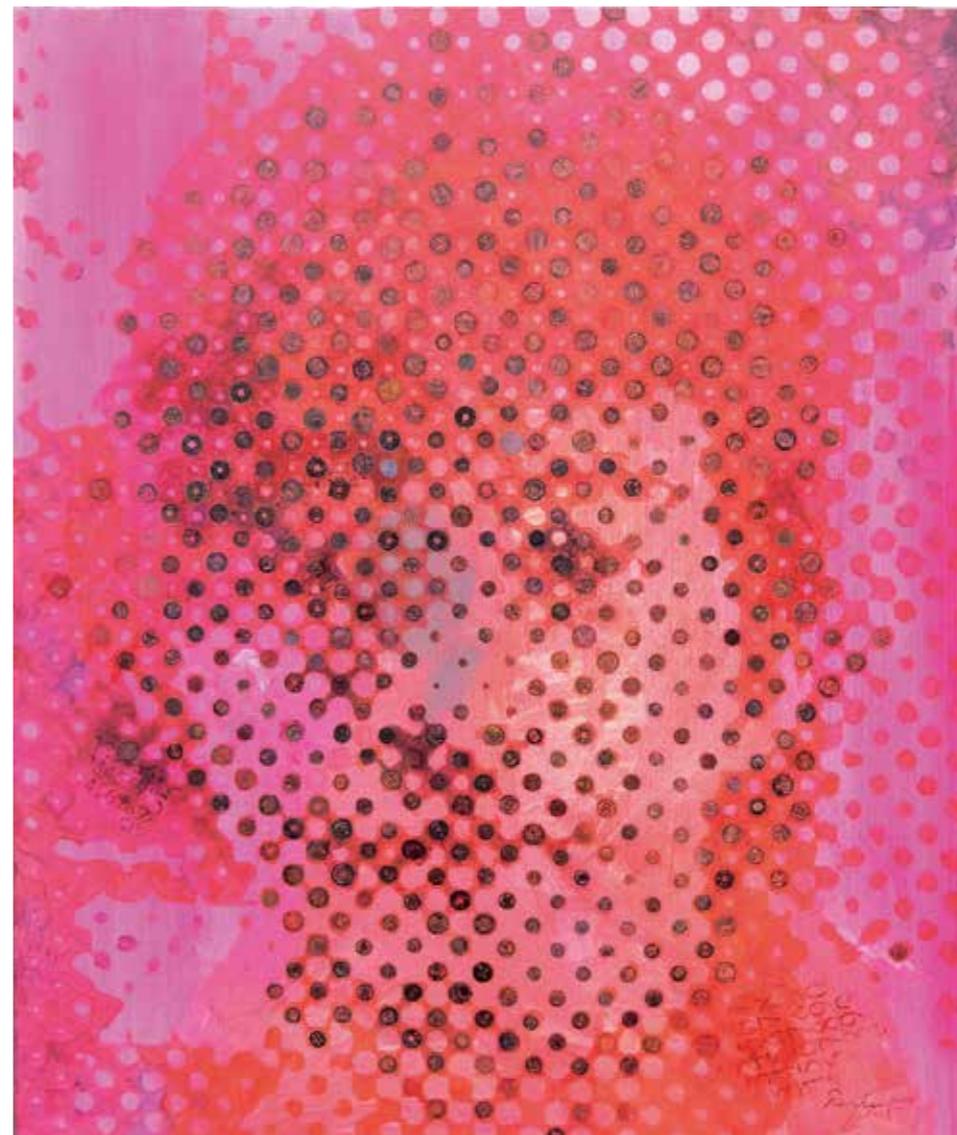
### 透過分享，建立有溫度的生活

近年來，透過網際網路的散佈與流通，學習新

的版畫技巧、獲取新的知識，相較以往資訊匱乏的年代，顯得輕而易舉。但是，這樣的現象並未能解決版畫式微的困境。在學院中，版畫的教學受到忽略，專業的工作室被整併，專業師資不足等，在在都顯示版畫發展的困境重重。無論是收集的交流，或是個人的藝術創作、版畫的教學與推廣、社區的藝術導覽，乃至「岩筆模MBmore」版畫交流平台之經營，林仁信透過版畫建構橋樑，想要經營的是人與環境的關係。林仁信認為，要使版畫重新受到人們的喜愛，不單是要從學院中努力，更重要的是增加喜愛版畫的人口，才能讓版畫得以永續發展。換成常用的經營話術，那便是提升「心佔率」，結



第13屆中華民國國際版畫雙年展入選 (準印透刻-1) 藍膜版畫、紙漿 110x114cm 2008 國立臺灣美術館典藏 (藝術家提供)



(孔方兄01) 2016 版印、複合媒材 120x100cm

合大家的力量，才能創造更多的可能性。

訪談接近尾聲，林仁信指著工作室中的各種工具，說明版畫印刷與現代印刷的不同。版畫印刷保留了墨的精彩變化，質地不同，在版畫中我們看得到層層堆疊的墨色，產生了色彩與造型的變化。而這一層又一層的變化中，保留著手感的溫度，以及來自時間積累的能量。✎

<sup>1</sup> 2010年《藝術認證》第33期(8月號)，也曾經企畫「藝術家·創作·私の物」的專題，介紹梅丁衍、楊茂林、顧世勇、柳依蘭、王挺宇和施懿珊等藝術家的收藏與創作，提供給對此專題有興趣的朋友參考。

<sup>2</sup> 翁佳音、黃駿最新出版的《解碼臺灣史1550-1720》(遠流出版, 2017)修正了關於Formosa說法的來源: 1554年, 葡萄牙航海家在一幅世界地圖上, 畫上一個像變形蟲的島嶼, 標記為Fremosa; 1584年西班牙船長航經台灣時, 首次在其航海誌形容這個島嶼為As Ilhas Ferosas, 西班牙人後來繪製一幅地圖, 將台灣稱做Hermosa (艾爾摩沙); 1624年荷蘭人來台以後, 則改稱Formosa--福爾摩沙, 從此成為西方世界對台灣的定稱。